

他退而不休，退休下来天地更宽广，写人物传记，如鱼得水，一部接着一部，在郑重的笔端徐徐流出。

身份出现，而是作为一个仰慕者。在他们面前，他不是穷追不舍地“挖材料”，只是听他们谈，喜欢和他们开“无轨电车”，从中得到许多可学可写的东西。郑重告诉我：“这些老先生久经沧海，本身就是一本书。我把他们当作父辈，唐云、谢稚柳等先生都比我大将近三十岁，我从他们身上首先学到的是做人，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。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，我也跟他们学习书画知识，他们讲到什么书，我听不懂，就回来看书，我因此跟着他们读了好多书。”谢稚柳和郑重谈怎样作书画鉴定，郑重就记下来，写成两万多字的文章。人们称赞郑重说，你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文化“抢救”工作。

为人写传如鱼得水

郑重第一次采访张伯驹是在1980年冬天。当时张伯驹还没有平反，住在北京一间小平房里，家里也没有生火炉。那天，天气特别冷，什刹海已成溜冰场。郑重带着谢稚柳为他画的《西湖十

景》的长卷，在冰上穿湖而过，推开一扇没有上锁的普通小门，走进一个小院落，进了北房，拜访张伯驹。老人穿了一件黑色棉袍，腰里束了一根带子，脚上穿一双用东北乌拉草编成的草窝。对于这位不速之客，张伯驹感到很意外。因为这间小屋早已是门可罗雀。郑重来访，没有人介绍，介绍信是谢稚柳的画卷。

这是一封最权威的介绍信。老人极其郑重地慢慢打开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像是稚柳的笔意……”张伯驹看到卷尾谢稚柳的签名时，就打量郑重问：“是稚柳给你画的？”郑重应声作答：“是的。”张伯驹的妻子潘素又问：“你和谢先生很熟？”“是的，我们交往多年。有几个问题谢先生要我来当面请教伯驹先生。”距离一下子拉近了，张伯驹很愿意接受郑重关于收藏方面的提问。郑重默默地坐在张伯驹的身边，倾听他不紧不慢的说话。张伯驹把谢稚柳的画卷放在桌子上，对郑重说：“放在这里，过几天来取吧。”过了几天，郑重又走进那间小屋。《西湖十景》摆在案上，张伯驹用他的著名的

鸟羽体书法题了一首诗：

薄游曾记好春天，湖水拍窗夜不眠。

一别沧桑真似梦，皇恩未许住三年。

诗的下面是题记：昔游西湖，宿于湖滨旅舍，夜不能熟眠，今犹记之。白乐天刺杭州，皇恩只许住三年，余游西湖未能居及半月者。今见稚柳兄此图，不禁感慨系之。庚申冬，张伯驹题。

郑重和张伯驹对着画卷，两人默默地久久地看着，谁也不忍把画卷收起来。以后，郑重到北京采访，一有机会就去看伯驹老人，和他聊天，向他请教。或从他那里借来一些资料，有的是油印稿，有的是手稿，是他的词和谈文物掌故的文字，郑重带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驻地，白天出去采访，晚上就伏案抄那些资料。他抄得最多的是张伯驹的词，初读温婉可亲，再读回肠荡气，三读即可品味他人生之甘辛。

一读，二读，三读，郑重把这些资料全部化成自己的血肉，化成动人的传记文字。他退而不休，退休下来天地更宽广，写人物传记，如鱼得水，一部接着一部，在郑重的笔端徐徐流出。有意植柳柳成荫。郑重成为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，绝不是偶然的。我写京剧《平复帖》，就从《张伯驹传》中吸收了许多材料。■